

番外書冊

和書門類	一八三九七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函號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架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冊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一八三九七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函號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架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冊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397
冊數	20 (9)
函號	206 14

徂徠集

文

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徂徠集卷之十五

紀行三首

峽中紀行上

寶永丙戌秋余與省吾奉使適峽

國語謂峽為甲斐地皆峽故得名而

甲斐之名行久矣人不識其為峽也峽藩所封國也始藩主得封峽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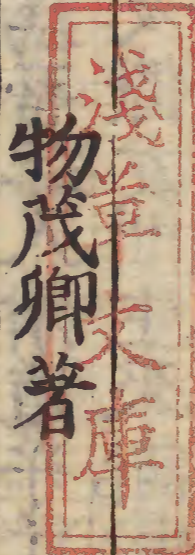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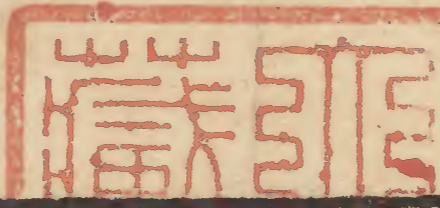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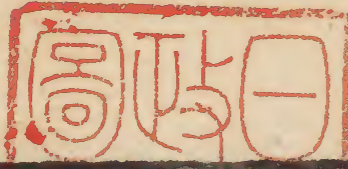
甚召計吏所往來者咨詢先公家世舊邑管壘丘墳

所在處莫有能悉睹記者及營壽藏于治城北建寺

曰靈臺

後改永慶

自撰碑文其所記述山川景象皆遣使



物茂卿著

且來集

卷之十五

圖致文成慮其或貽禹貢九江之議也遂有今命時
邦乘及晉書梁書南齊書較讎適畢會九月三日
大駕遊藩邸邸諸學士先生例當肄業于御前奉
對拜賜以故不得輒發暨五日始召見申命以前事
且俾西走駒縣沂武川訪青城柳澤一帶往蹟賜外
套各一其夜風雨予憂行路之或濇而僕馬痛黃也
省吾則曰開闢來莫有文人游峽者峽之士樸甚此
行也將且丹雘其山谷錦繡其草木者峽之神而有
知其亦得無倩夫風伯雨師者爲吾二人清道乎予
笑其誕翼日之家君宅別叔達及僚友門生來謝藤

生縣生有贈言其辭甚美口占一絕留別至七日果
霽昧爽迺發轎一槍一繫本藩號帶二名僕從廿
許輩行列整然頗有俗吏狀態唯轎簾間一柄塵尾
風吹長毛毵毵然爲露本相耳左都城端門沿垣堞
北出郭門經麴坊四谷至內藤驛天始明親鄰差人
送行者皆還此處多侯家莊墅曠然已覺勝於都城
中第宅使人生悶想也漸行茅舍竹籬漸入佳境則
使從者先後取意而行在轎中覺身輕也回思十數
年來跼躄樊籠中足不出都城門仰面無非貴人腰
間傲骨日就痿軟祇以文人無顯職無定局待以間

散稍少拘束足自存已。一旦藉公事來此不免衝口稱快。迺路傍柴門半掩。鼾睡聲聞外。自顧號帶閃閃頭上。猶爾輶車客也。惘然自失。作詩鳴之。歷高闈石原國領等驛。蕎麥芋菓。往往被路。愈益蕭然。至府中驛。午飯則故郡縣時州所治處也。自五馬之不莅也。三百餘年。而僅僅乎三戶聚。稍整於前後驛耳。問故事。則零落殆盡矣。唯有八月朔馬市存也。方今州陞而都。而猶且揭舊名。逼于輦轂下。雖上之謙讓未遑乎。四代昇平。猶之草創時。一切權宜之制矣。是何啻峽之俗爲樸也。顧詰省吾。不免唯唯。道左一古祠。

頗幽邃。路甚除。數圍大杉樹。矗立成行。徒步循樹而人。見石華表折三四臥地。祠屋不蔽日。木居士若枝解者狀。則所謂六所明神者也。廡上八景歌詩。讀之不上口。走出過日野。余足跡之所涉。州相房上下總皆有是名。不知何謂。渡玉河官渡也。夫海內大川者何限。此唯東都數十百萬性命所繫屬。其功德亦大哉。豈非無情物亦有天倖邪。况人乎。聞南山亦有玉河。而能毒人。然而彼迺載諸國風之什。而此不顯也。不啻人已。沿岸人家。養鷓鴣爲生。近年來禁殺之令如束溼也。吾儕所未經見者。則急下舟。目屬者久之。

吞輒出之。以口爲尻。邪其腹甚。傳舍邪所吞者。毋迺勝之乎。雖然。能以其餘餒於人。人有賤焉。歟。迺以鷓鴣所餘者。餒於人。獲其食也。與其已餒之。相距僅一間耳。甚矣人之艱于生也。不覺惻然去之。宿八王子。城廢久矣。勝國時。中山氏者守焉。而爲其君死之。其子孫振振有顯而侯者。天道固不誣哉。又有奉峽翁主來奔保焉者。其裔所謂千槍兵者。今猶家焉。以故距都城百二十里。而街坊脩飭。如在郭門內者。忽憶嘗見一劍於友人所。其精光非常物。脊上鐫唐人詩一聯。字皆草書。勢如飛動。雅雋甚。則此邑劍工所鑄。

也。召逆旅主人問之。曰非也。在下原來往尚有數里路。以暮故不能往。爲之悵然。省吾則曰。嚮者所過玉河。酷似六鄉川哉。因思往歲陪板輿游。相時事如目見之。今則亡矣。正其忌日也。余亦泣簌簌下不能寢。八日雞鳴辭逆旅。路入山間。頗險。由河原驛至駒城嶺。尚未辨邑。有關據嶮而設。土人云。非天明不得過。而關吏旣啓鍵。豈候紫氣者邪。更入六七里。小佛驛在山中。出驛而路益險。峻嶺四十八盤。所謂小佛嶺也。云是相武分界處。都城至峽道中。第一要害。近麓有茶店。距絕頂六里。下嶺六里。亦有之。而中間十二

里不得一滴潤吻。山徑詰曲，石角磨牙，齧人足指。一
行人困甚而不可已，愈上愈峭，皆俯纍推轎，夫髻在
轎中，佝僂而坐，尚覺仰面踣。余童卯時在房陵，頗慣
羊腸者，且叫未曾有。省吾則可知矣。時從轎中昂首
看，一儼在頭上，向阪後而行，迺悟古人如往而還之
妙也。山皆灌木，蒼蔚無甚大樹。山民皆採桑飼蠶，左
有溪流，奇石怪巖，峙立其間。水衝石成響，琮瑤然鳴。
與省吾下轎，緣崖而至其處，佇立咏吟久之。僕夫皆
踞崖上，吹烟而憩。若知樂之者，然自此徒步而上，將
近嶺頭，忽聽鹿鳴，呦然恍乎神往。如將逐其羣而去。

者狀崖右有採金處，有榜禁帶劍人入洞，故不可往。
視洞口棄黑石屑如炭者，蓋金氣烈所燬云。已至嶺
頂，回瞻南北百嶺層出，如鵬翅斯張。愈出愈開，正東
豁然，遙見一帶遙碧，橫附地上，則總州諸山也。其它
皆蒼濛一色，不可識，誰爲都城矣。昨日來，懷土之情
頗爲野趣所奪。及至此嶺，迺始潛然以謂此其與函
嶺鬱翠，蓋天之所以限東西者邪。此寧可踰而西哉。
佇轎半晌許，不堪嵐氣來侵，而後行。下盤一二曲，俯
瞰谷深可千仞，人家數楹，空翠映發，清麗可羨。人物
皆寸大，如醉盤中物。迺能活動，佛經曰：如來躍身虛

空百由旬。下覽十方國土。無量衆生。猶如掌中菴摩羅果。亦如是邪。忽疑青溪。豈非郭璞詩中人邪。急欲睹其人也。則棄轎下。忙甚。不覺下路。嶮似上路。至則窮民家也。鬪茸不可言。見一老嫗。縷百結。有孫八九歲。菜色如鬼。尚訝甚。能人語。皆愕然。余獨癡想未消。尚道石髓。值叔夜。則輒凝結。不可餌。是安知非雲房先生化丐人也。頗見嗤笑。過嶺西茶店。登降阪路。三四。歷小原驛。四瀨驛。驛去小佛嶺十三里。民戶頗整。竹鼻阪。貝鼻阪。皆下。迺識嶺之極高也。左側林樹間。湘水隱見。云是猿橋下流也。水色頗恬。過美稻驛。

想春月櫻花當盛開矣。阪盡有小猿橋。長十二丈。跨臯猪川。過橋而阪。歷藤野村。關野驛。而又下。湘水復見道左。隔一小壟。轎中可俯窺。南崖懸者數丈。亂石立水中。不知其幾。水激洶涌。然不似嚮恬然者。益下有界河。河有小橋。則相峽。隔岸爲界。故名。已過河。行人相逢。往往卸笠下馬。爲識藩號帶故也。又上阪。至諏訪。晴暖。轎中搖搖。覺生睡。皆步。至上野原。命炊驛舍。雖繁。不佳。涉鶴川。而山行。過鶴川驛。岱尻驛。八坪驛。蛇城新田。狗目驛。陟長岑阪。阪右古壘跡。機山時加藤丹後者所築。壘前一小池。土人誇稱。峽中八湖。

之一。水旱不涸溢矣。是埒井僅容鼃者。豈湖云乎哉。壘亦不甚高。而東自小佛。西及篠籠。南盡鶴縣。皆可一眺。蓋踰界河而來。此足指皆仰。漸行漸高。不覺其地已與小佛之腹相值耳。更前。大松樹偃路左。枝皆橫指。長數丈。千年外物也。聞昔有一貴人。欲捐錢千貫。郵致而不能。故名曰千貫松。五大夫母乃嫌其銅臭乎。雖然。以清高之操。而兼富有之稱。得非揚州鶴邪。踰狗目嶺。有新田。一名戀塚。何物村嬾。留此媚嫵之名哉。以至鳥澤驛。皆山路也。日暮。僕從疲甚。民家遠。無炬火。前導轎夫。腳探巖稜以進。時或踏虛而躓。

轎輒跳其肩。上不已。杭陞欲墜者數。遂下轎冥行。以及所謂猿橋者。處前行者還報。橋版穿。且梁撓。如不支。不可行。躊躇久之。會一僦探店者。操炬來。店主人亦來。逐相語。是猿王所架。長十一丈。達水際。二十三尋。而水深亦三十三尋。則命僦跳身。攔外而左手據攔。右手垂炬。倒照從旁。下瞰黑深。火力短不及。僦益俛伸其臂。遂致火燄逆上。欲燒手。輒遽棄。墜至水際。迺滅。予緣是得目送。及其未滅。而覩彷彿也。皆如其言。橋下無一柱。從兩岸累鉅材架起。上者必出。下者外尺許。愈累愈出。以得相近。而橋之誠神造也。崖先

滑無縫罅。如削立然。土人云。崖腹有金神蛇穴。焉歲旱。民聚汲。竭其釜中水。蛇見則雨。驚問何以得至。金處。迺云。土人生于土。長于水。雖束其手足。投橋下。不死。聞者皆吐舌。又問崖石如無縫。豈苔滑使然歟。云。連一驛百家。在一片石上。則是川亦一大石渠耳。益駭異。聞遂宿于驛。夜寒甚。九日晏發。過駒橋。大月二驛。大月亦有橋。長二十四丈五尺。從橋上東北望。長嶺連亘數里。一巖突起如駝背。號曰巖殿。有七所。權現及大士龕。皆羽流所奉祠。云。更半里。將近花崎驛。路側民家牆上。見如白幢蓋者。問是何也。芙蓉峯

也。一行二十餘人。皆駭然。嶽形端正可愛。與昨日道中所見大殊。朝暉與雪色相映發。光彩浮欲流。其去轎中甚近。亦不甚高。喚之欲應。似是村民庭中物。問之云。去此三十里。駐轎探囊中。取羅經測之。正值午針所嚮。則知芙蓉無嚮背者。妄矣。轎中輒買村醪。引滿相迎。是何減尋常重九賞菊花也。花崎驛有上下二站。初雁驛亦有中下二站。卒不知其上站所在。豈年紀悠邈。地名湮沒。無文書可徵歟。將別有以歟。轎中忽得一聯。見花已有東西崎。問月何無大小村。敲推不成。推與省吾。亦不能賡足。經瀧河原。激湍雷轟。

橋長數丈。白野驛有嶺。歷葦窪黑岱等驛。陟篠籠山。山高比小佛嶺。未至嶺上二町許。有箭立杉。大可五圍。絕頂有天神祠。不知何所香火。踰嶺則甘棠縣也。數里至駒養驛。州之以馬名海內。過此以往亦多以命其土。不啻此也。又三里至鶴瀨驛。驛口有川。發源天目山龍門。度橋有關。藩之外門也。歷橫吹險路。達柏丘村。左望柏尾山。有大善院。相傳長篠之敗。合邦糜沸。院僧亦懷詛楚之謀。問之士人。皆彈指誓不休。可畏哉。勝沼驛人烟繁簇。甲峽道日已昃。飢甚則使治具。店主人報炊熟。喚僕從不在。皆在葡萄架下買。

錢亦州之名品也。小佛嶺至此將近二百里。大氏左大川右峻嶺。巖徑崎嶇。在亂山萬重中。皆謂信之岐。岨紀之熊野。不是若也。皆目所未睹。處亡論其孰爲上。此則嶮矣哉。出驛走府城三十里。喜皆坦路也。過栗原村。田中村。看將崦嵫。悉悔不宿勝沼也。一更後詣石和驛宿。昔藩主十六世祖五郎使君者。以軍功食邑。于是舊莊尚存。夜黑不往。十日蚤起。涉一川。甚淺。俗傳昔有厲禁。一遷客犯夜。驅鷓鴣捕魚。以罹顯戮而死。其譴不輕。鬼頗見形。愬于人。僧日蓮者書妙經。瀨中石薦之。不復見。今演劇中鷓鴣養一齣是也。逆

旅主人送者。謂其親親獲石于田中者四。下平上圓。形類不托摩濯。皆有南字。愈鮮。右新善光寺西行入府城街坊莊麗。不甚讓東都館定。謁邦大夫。具告奉使事。偕巡視城中。入城門。昂視樓甍。上無蚩吻。怪訊之古爲爾。不知以何故也。州原監撫潛邸時所封故事。親藩不之國。以故城唯樓堞。內不設殿閣。及吾藩昨第後。不得無所營置也。是時土木紛興。人工蟻聚。喧熱可憎。趨而過端門內。湧溫泉二所。已疝。已脚氣。明人耳目有效。竹林門東堤上。產玄芝。有輪奐勢。誦瑞者口噴噴不已。飯畢。上城中最高處。所謂天守

臺也。有垣繚之。不可眺。唯垣外二尺地。若層出者。四周之下。則石壁百尺。亦眩發不可久立。令人至今思之。病悸也。鉞兵頭目清水某者。先是奉命剪荆棘。刊木通道。四縣地人頗號稱。識州中山川處所者。邦大夫俾其來陪。則舉其手。歷指相語。纒纒然也。曰。北之山。其最遠最峻而峯崿刺天者。金峯也。藏王宮之皆黃金地。神所甚愛惜。以故人往者。還必棄其鞋山中。跣足出。不得拾其一塊石。近此一層者。爲蘇陀。爲王子。爲冢原。爲積翠。峰巒倚疊。鮮淡如畫。更近而一二森。又近而躑躅崎。右卽藩主壽藏處。又益近而夢山

大泉寺。夢山者。僧疎石所咏爲蝴蝶之栩栩乎家山也。後泰雲使君一日凱旋所由假寐山上。則曾五郎托夢爲其子。是爲機山。土人游者採石若草木葉歸寘諸枕。亦往往獲佳夢云。蓋以石和後世以五郎爲字。故傳會其說爾。大泉寺者。富士川之濫觴有池。亦名富士。卽機山生時所洗浴水也。其右有愛宕荒神之山。踰嶺則版牆山。遠之篠籠山。卽東來所道由也。益右之驪駒山。神坐山。三阪嶺。大石嶺。迦葉阪。弓卓嶺。櫻嶺。環匝以至南。其迦葉之上。皤然可觀者芙蓉峯。小殊。昨日所覩。則載籍來。必隸諸駿者。蓋取海驛

常時所貫視也。其實州抱其半。而所拱不合者。駿與相迺共之。是可不謂寬乎。又其右。身山綿絡數里。而七面嶺。靦乎視人。皆爲法華僧所窟宅。稍低者。鯁澤口所在。衆山左右。東富士川而過此。益張遂成灝瀚。汪漾。兩州人得通其鑄山煮海之利者。以有此。又右。檜田山。益之右。則農鳥農牛鳳皇地藏駒嶽次第遞列。以北與金峯相接者。州殆乎在壺中觀天也。其巖然二農之上者。謂之白嶺。望之稜稜乎可畏。窮髮之顛。每冬時先雪。以其皎皎乎莫有草木翳虧之歟。是所以最藉甚乎風人之口歟。其皚然其前者。謂之三

行後集 卷之十五 十一
敕使之川。川流雖不甚漲。獨長阜之彌望。白砂湧銀。夕陽映之。明月借之。此其奇觀。或云。為地藏嶽之發靈。皇華蓋三臨之云。左此者。山谷之間。林木蔚然。黑為市川。莊州最饒邑也。要之一目千里。四嶺層層。良田中闢。皆為膏腴。遠之鶴駒縣。其東西代棠接壤。子午近之。遂水為青龍于左。而信駿之驛。右稱白虎。國史所謂之兜巖之邦者。豈不信然乎。予與省吾耳提其口。目隨指移。一一應酬。之弗暇也。雖然。風塵之勞。一洗為快。而眩不遂發。夜訪三宅氏。謫居以在吾鼓盆後。故喜不勝其悲也。十一日。觀舊治所。邦大夫差

小吏一名為道。近已出館。取道城北。行四五里而至。則方僅二三百步。東都一關中。侯第大耳。壘石不存。斬皆湮沒。唯土城髣髴乎。形勢若有也。口凡四。似其東者為端門。而內城一層。臺址在其西北隅。極庳矣。嗚呼。以機山之英武。而擁五州兵。威震東諸侯。莫有敢抗者。迺若是其陋也。可謂能以國為城者矣。後主之不能學之。宜哉乎。導者指其西竹林中。是當時夫人眾姬所居也。唯隔一條路。環以小塹。南有部婁數尺。豈其臺榭。或假山所設邪。奇石幽葩。往往點綴。于榛棘間。使人潛然生姑蘇采香之想。小吏語曰。是竹

也。關節而堅緻，耐久不蛀，大小勻，莫有本末，是宜旗竿。視之果然。東與躑躅崎亦隔一道。菁峯六丁在則沿田間逕而至新布金處上廠。廚者喫松輦，美甚。下廠工役雜沓，予之所不堪者。徑詣壽藏所，地高敞，景太勝，懷中出藩主所製作碑文，藁誦之。予與省吾四目所眺視，毫髮不忒，皆嗟嘆以謂神矣。藩主明能見千里外也。予獨曰：吾二人者，祇役來此，爲是故也。而今而後，可謂徒行矣。皆大笑。遂從背後陟山，訪躑躅崎。緣山脊行里許，皆綦蒙不蹊，頗至突傷手足。躑躅亦不甚盛，及得稍坦處，迺機山

生平游賞處。相傳嘗有小亭在焉，唯見數四石頭，依稀似柱礎者。已歸與邦大夫謀，明日西游事。寐則雞鳴矣。

峽中紀行中

十一日平日。旦右隻羽口而出郭西行。初覺轎簾微微搖也。遙見前山白草遶峯茸茸然，漸行草漸長，沒巔迺悟其爲雲氣也。頃之有風蓬蓬然北來，簾益搖不已。轎或欹側不安，予怯寒過常人，則轎中以外套套頭坐，省吾時或見語不應，但教鄉道者報所過地名。呻吟聲時時聞于外。過冢原村，覺轎底澆澆有泉聲。

也。關節而堅緻，耐久不蛀，大小勻，莫有本末，是宜旗竿視之，果然。東與躑躅崎亦隔一道，菁莽不可往，則沿田間逕而至新布金。軍有司皆在，有啓行厨者，喫松葷美甚。局工役雜沓，予之所不堪者，徑詣壽藏所，地高敞，景太勝，懷中出藩主所製作碑文，藁誦之，予與省吾四目所眺視，毫髮不忒，皆嗟嘆以謂神矣。藩主明能見千里外也。予獨曰：吾二人者，祇役來此，爲是故也。而今而後，可謂徒行矣。皆大笑。遂從背後陟山，訪躑躅崎，緣山脊行里許，皆綦蒙不蹊，頗至突傷手足，躑躅亦不甚盛。及得稍坦處，迺機山

生平游賞處。相傳嘗有小亭在焉，唯見數四石頭，依稀似柱礎者，已歸與邦大夫謀。明日西游事，寐則雞鳴矣。

峽中紀行中

十一日平旦，右隻羽口而出郭西行。初覺轎簾微微搖也，遙見前山白草，遶峯茸茸然，漸行草漸長，沒巔迺悟其爲雲氣也。頃之有風蓬蓬然北來，簾益搖不已，轎或欹側不安。予怯寒過常人，則轎中以外套套頭坐，省吾時或見語不應，但敎鄉道者報所過地名。呻吟聲時時聞于外，過冢原村，覺轎底澆澆有泉聲。

者再問之。涉藍河與荒河，皆小流也。謂荒河古曰忘
河。壬忠岑所咏也。字蓋由草書誤。及富竹村，又聞泉
聲。苦河也。經龍王村，路稍折北行。雖風不衰，轎不復
欹，亦覺不甚寒也。路側有二三茶店，轎夫放轎，大家
下而入店，予尚坐轎中，蒙頭忽聞冢上高哦，日出三
竿詩，識爲省吾聲。口急推外套出轎，則誠已三竿矣。
遂同登冢上，四眺芙蓉峯，巽然巽上，羣嶺皆如佝僂
然。峯形與府城所瞻頗同，祇覺右邊有缺，豈美人側
面見頰上一渦歟？身山歙澤口白嶺地藏鳳駒諸嶽，
亦轉分明也。立談間，肌膚已栗，忙上轎，路復轉西，轎

復欹，而日色漸午，不復蒙頭。經幻谷村，皆屠家也。想
烟而不得乞一星火，出村踰潮河，有橋頗危，風轉急，
轎愈欹，迺下轎過橋，身著數領綿衣，風來時殆不支
吾也。入薤崎驛，風始柔，從是信駿孔道，驛頗佳，不甚
寂寞。驛右人家竹林間，似有小逕，逕口有一小碣，則
走大士洞道也。下轎訪之，步僅半町許，至洞處，懸崖
數十仞，鑿崖腹爲龕，龕凡二。左安地藏，右迺大士像，
皆空海造。中間懸銅鐘一，別無奇觀。唯磴徑屈曲，迺
得至龕所，甚峻難登。磴口有一大石，下垂者，而磴爲
其所蔽，如無入處。然石右與龕址連，俯樓由石下進。

始得磴磴盡處右龕而左有洞始入洞黑暗左右摸
壁而前陟降幾級欲躋者再洞腹稍寬右轉而得洞
後口豁然迺明始識橫穿嶺身也口甚窄縱橫可三
尺出頭以望新府城蹟在前下皆田疇也召鄉兵鄉
道者問此可以詣青城邪則曰太迂矣迺還從入口
出一僧年可二十拱立以俟蓋住持僧也庵在龕右
平地上蕭然數楹欲相邀至庵進茶慮前途故不往
行語出門云此龕八百年前有鬼神一夜斲崖以奉
大士像洞昔年士女進香路也時世替革後村人烟
漸繁官爲置站驛而洞前地犁爲耕地故今迺反爲

間道耳問癸未冬地震時事則不唯龕洞無恙連庵
所亦恬然遂別歷一家村過釜無河灘迤邐北行風
猶未已左眺白嶺上黑雲湧出如蒸甑烟憂明日或
雨柳澤訪古之弗便也土人迺謂尚隔兩日至祖母
石驛云田中有石如老嫗立狀非路所繇故不覩焉
驛中有小徑左分薤崎至此爲官道從是取小徑西
行涉釜無河身由桐澤而入澤皆石磧縱橫半里許
後顧西森則後主移營處俗所謂新府也遙見長崖
數里崖皆懸垂成條轟然如數萬石柱湊成者狀其
石飛落處往往嵌空殊爲壯觀澤口盡處右岸上人

家數四。隱見叢篁間。迺折居村也。循左岸上小逕南行。又見芙蓉峯。如笑迎轎前者。右有德姓渠。前此四五十年。德島其姓者。激釜無河。始爲此渠。身三十餘里。頭在圓井村。西郡皆賴其利云。沿渠西行數里。至常光寺。門前皆田。隔田而人家數十作簇。卽青城村也。鄉有司來治餉者。偕住持僧出迎。揖而入。登堂。謁藩主先公神主。而後往方丈。話得遺事三條。觀機山時。舊封券人名門字。皆作問。蓋古時爲爾。花押亦非時樣者。古樸頗有趣。頃之供湯餅。冷硬不中喫。鄉有司所治餉亦成。僕從皆食。拉寺僧覽先公墳墓。碑制

比諸今世都下士庶所用者。極短小。其時俗可想。字皆剝落不復存。辭出寺。則先公莊在焉。迺經來時路。出桐澤口。入折居村。過入戶野圓井村。果有德渠發源處。水聲若雷。渡小武川。至宮掖村。則日暮矣。宿土豪家。是日寒氣甚肅。而村在山中。夜出庭徘徊。覺月痕頗小。樹木蒼然。忽視如鬼物怖人狀。獨吟猛虎一聲。山月高。佇立久之。入戶。省吾旣寐。十三日出宮掖村。經牧原。右眺金峯良方也。北則谷鹿嶽。西北行入山高村。路側有數人俯伏。訊之。柳澤鄉民來迎也。右大武川而西行。川出自鳳皇山。東南流與小武川合。

東注釜無河南自青城北至慶來一帶地號武川者。由此得焉。因憶藩主十二世祖源八府君分封十二子武川地事。問其邑所則云。三吹在良六里而近。白須在子界以山橫手在戌大武川限之。僅可三里許。慶來在乾有上下二邑。上邑十二三里。下邑十五六里。上慶來有關曰山口。迺信州接界處。新奧在宮掖西南山中。其東北而馬場東南而山寺。各有多少路。併來路所由青城牧原宮掖皆十二族所姓受者也。忽睹金峯轉東。則出府城已五十里。州境之將窮也。駒嶽亦來逼轎前望之。山之不毛者三成似焦石壘。

起者巖稜角歷歷可數。形勢嶮然。不似前此芙蓉峯笑容相迓者。相傳豐聰王所畜驪駒。飲是溪而生。山上莫有祠宇。山樛木客往往而逢。以故土人不敢登。昔有一人。躑而勇。齎二日糧以躡絕頂。見一老翁相責曰。此上仙福地。非若曹所涉處。捽其髮放巖下。則恍然已在己家屋山後矣。問鳳皇山。則神鳥來栖處。字或作法王。法王大日也。現瑞山上。或曰法王謫東時。陟此山望京師。予疑其爲道鏡也。語未已。已至柳澤村口。有星山故城。左側叅田中。插竹表識處。謂是使君舊莊。其西十步許。昔時有大柳樹。是邑所名者。

已枯矣。問此去餓鬼噬幾多。則在邑西南山中十里許。促邑民引至其處。皆搖頭。愬其險隘不可往也。強而後可之。濟石空川。穿田禾中。漸入山間。石角碍轎。荆棘曳衣。左縈右迴。不知其爲幾十百折也。轎已不可行。則皆步。可五六里而至山姜澤。迺見右畔崩崖中。一種無名野草茁出也。自此兩山夾徑。徑極險惡。時時石尖砭足。不可闊步。後顧省吾。尚隔一重巖隈。頗如欲及者狀。則輒興發。欲小試登山脚。迺跳躍以進。邑民引路者。亦喘喘然。已至一巘。突然橫在前者。下。謂是第一關。巘上爲千里眼。兵部君辟難。餓鬼噬

時。是其待暴客處也。路左轉過巘。崖下半爲溪流。齧極細水。皆環繞亂磯間。其聲可聽。崖下路忽闊忽窄。右眺山腹稍平處。曰逸見壘處。左指兩山相擁最深處。謂是山高壘處。名櫟平。更行一二町。無復蹊徑。左崖崩可數丈。亂石無數。狼藉相倚。勢殊可畏。溪流皆右避而行。崖根悉露。路益爲其齧盡也。云前此七年庚辰八月十五日。大風雨。山大震。崖上大石飛落者不知數。此至餓鬼噬口。皆爾毒水流出。皆綠色。味鹹酸。螫舌。下緣石空川。注柳澤山。高兩邑。田禾皆爲醜漬。荒廢不少。是爲邑所最疾苦。立談間。省吾亦至。則

與邑民謀路所由得樵蹊緣山腹以至一崖上草藜
翳蒼高僅六七尺下瞰小澗甚淺石頭出水者若干
穿榛下崖擇石而蹈過澗至隘口處水果深綠似染
家煮蓋草汁崩石皆焦色其理縱橫裂石下有如瀝
青者流出忍忍然乾者凝塊土人號曰巖礬不知爲
何用也俯窺水中石間往往有金色砂水搖則鏘鏘
然可愛前望瀑布三級珠奔玉響可以洗耳頗疑桃
源辟秦人今尚在此中也左則餓鬼噬也其高不知
幾十百仞闊僅五六尺峻不可言皆石塊白沙無水
欲流腳無可措手亦不得攀據仰視惘然久之邑人

亦勸還予與省吾奮然相謂銜命來此豈可徒還且
也當昔避難者雖藩主先公是寧匪人哉相目直登
砂果流墜腳不支者數迺得巖稜一腳踏而一腳探
探有所得砂礫旣沒後踝抽趾稍猛石轉擊在後者
偶得樹根橫出者喜甚一行二十人佝僂以進時時
抽身輕跳身輕腳健者常得在前而後者每困沙石
爭競相推不覺氣息弗接比及中途顧省吾備甚迺
問土人下路安在則云唯是耳因語省吾可以反命
邪省吾激甚厲聲謂曰大丈夫等死當死冷石上言
訖直前遂得至絕頂處崖崩厭路不可至壘所右登

小龍壘上被以迷陽刺手傷足衣皆爲勾破所帶刀
劍室亦悉作爪痕省吾卽坐不言半晌許予探腰下
葫蘆得州還以噉之迺醒其恒苦蓐食故飢憊也前
望壘所迺峻嶺盤曲處中間稍平者可三四十步闊
僅十數步後崇前庳腹寬口窄似地獄變相中燄口
鬼細噬大肚者狀故土俗命名爾遠視皚皚似亦皆
砂礫也一巖突臨其右下嵌空如洞亦可容數人也
聞兵部府君匿此以俟河清而邑人祖先多產于此
者不知當時婦女弓鞋緣何得登也豈世亂健婦皆
娘子軍邪然壘前隔一壑州樹灌蔚水聲洶湧不知

高深召土人前行芟斬擬蹈壘地皆飢甚苦慙不已
迺慨然曰使予二人不得躡桃花源頭處亦命矣哉
下壘取原道投足砂阪五尺軀之所壓與砂相得而
走走率七八尺若丈許得石角方輟足頃之背後二
十人相推而下砂礫爲其益急人砂之相爲勢如建
瓴相似有仰僵以背乘砂走者有失一足愕然膝鞞
就以臀代其趾者轉眄間不覺至嚮澗處則振衣立
澗中石出者上相顧謂上阪時將謂里許今則似不
滿百步現成阪路緣何一脩一短豈山上實有神仙
者爲嫌俗物來故驅逐出之邪俯就崖側採巖礬及

焦石裂紋者。又就掬澗中金砂。則閃閃如避人手者。狀踰澗上壘。行話問嚮者。壘所嶺後。則鸚鵡澳者。卽大武川。曲極奧絕。處岸闊嶺峻。唯鳥道在焉。又云。此去十二三里。有一條故壘。石室可受二三十人。堂房爨廬儼然可識。而不審其的在何代。爲何事。意者譜牒中忠賴者隱也。或行或語。千里眼忽在頭上。踞路側樹根。以憇。見一僊。後來喘息頗麤。曰。試嘗毒木。故後也。驚問之。則曰。小人生于東奧。而從少時。習聞毛人氏事焉。毛人造毒箭。往山中採草。播泥置少許。舌尖上。以驗其毒。猛者舌輒裂。緩者裂亦緩。始小人聞

毒水時。忽憶此事也。下澗掬其水。綠稍淺者。以傅舌上。半晌許。而舌無恙。但覺其味鹹酸耳。則旋嘗其色。稍濃者。亦不裂。淡濃等差。凡五次。而終無它異。遂飲至斗許。尚健若是也。喘者爲其後故也。人皆笑奧人。慙其性爲爾。而渠猶且詬責土人。妄語無毒。謂有毒不休也。會邑人牽鞍馬二頭來候。與省吾各騎。真款段也。渡石空川。右村北行。得柳澤寺。及先公內眷觀花等處。過里正家。供饋。卻之。則云。此今秋熟者。小人未嘗敢先食也。今弊村有天幸。再籍藩封中。而昨聞二官人來臨。訪探先公時營壘處。以知藩主奉祖

宗之心亦不棄小民也。故相聚炊饋治醴自相慶者。是盍可薦乎。迺舉一箸而出。邑人送至界上。膜拜別去。至官掖已過午矣。治僕人食。山村不慣行人。炊熟太遲。比發將晡時也。過釜無河灘。轎夫困難石放轎。息其肩者。不啻數次。省吾乘間袖一石如帶雪嶺者。相視而轎夫則不知。迺苦轎緣何俄重邪。爲其有阿章癖故也。予則思昨游大士洞。洞壁瑩白可題名。而匆匆不題也。與省吾擬再過洞中。將近薤崎驛。會僕從皆懇備。則命賃馬各跨之。皆驩甚。闕然過驛里許。而後悟大士洞之在後也。則憾甚不及。日已沈西。轎

夫益力。轎益搖不已。呻吟間不覺睡生。遠樹中鐘聲。開眼則月出東由。路傍樹葉石頭皆已露下。人衣上亦覺有光晶。熒相射。疑是何境界也。舉目遠眺。倒峯側崖。長嶺短巘。奇狀千態。千態如流。皆與月露相爲色也。入眼輒移。無處捉摸。思句欲成。復爲別境。撩亂忙謀更張。巍巍湯湯之調。迺變。轎行如飛。境不待筆。景似避詩而逃也。比及三更。至府下館所。而吟終不成矣。館主人久立門首。相勞慰而入。劄甚。猶且痴興之不可已也。推窗引月。偕清光同寢。十四日。僕痛故不發。巡視府下街坊。貨物山積。其土產所冠它州。

者葡萄。梨。栗。柿。核桃。烟草。松。蕈。石耳。凡百漆器。疊席。絹。紬。金。鉛。銅。鐵。錫。良材。怪石。是爲最。魚則多。鱖。魚。而無鯉。鯽。海鮮亦從。鮒。澤。口。舶。致。罕。故。貴。往。歲。皇。子。良純。謫。居。是。州。一。日。因。聽。杜。鵑。動。其。懷。都。之。心。作。和。歌。一。首。自。此。不。復。鳴。矣。予。疑。其。似。鳥。羽。帝。隱。岐。島。事。也。近。郊。過。一。蓮。寺。游。行。僧。所。住。持。也。昔。朔。日。上。人。者。躬之。寺。原。在。今。府。城。處。地。名。一。條。則。所。謂。源。八。府。君。者。所。爲。插。一。莖。草。而。神。祖。入。州。乞。以。置。府。別。賜。今。地。移。寺。居。焉。府。君。及。上。人。墓。見。在。城。中。訪。之。邦。大。夫。皆。不。復。識。其。處。所。也。暮。往。新。善。光。寺。試。其。所。謂。燈。臺。佛。者。無。復。有。輕。重。皆。謂。佛。菩。薩。似。不。爲。書。生。地。也。復遣。僕。人。試。之。亦。爾。則。見。以。爲。書。生。所。畜。奴。邪。夜。詣。邦。大。夫。別。告。以。使。事。已。竣。明。日。還。也。

峽中紀行下

十五日五更發。取道板牆。當過惠林寺。訪鹽山。上天目也。天暗且雨。憶武川人所言。驗矣。坐轎中。油幕上。覆眼界。猶無處建立。但足續枕上。憂耳。候吏高唱。左有酒折宮。當下轎。則下入華表祠。二云。管神與八幡也。昔倭武東征。還從筑波。閱十日至。是作歌。歌之。羣臣不能和一。操燭丈人。賡成後世業。聯歌者所崇祠。

事見國史。古者廷臣之血食外州，皆以天神稱。而土官號國神，以別之。其以和歌著者也。亦謂之和歌宮。而八幡神有少宮者，而管天神之名，獨顯於海內。少與和歌土音易淆，則亦謬傳者爾。行五六里，至櫻井村。而曙是機山時，稱為善聽訟者所食邑也。稍離村，左有舟山，有大藏寺，隱然乎見烟雨中。也由山崎村而左，循田中小逕，逕甚曲，轎頭或南或北，雨益甚。烟益濛，疑在雲氣中行也。忽見數十百株樹，羅立道左，但露去地以上三四尺。其它則鴻毛一氣，併與太虛空裏藏之。右眺六七里長，遙嶺如帶，斜疊作兩層，色皆

縹碧。而雨氣所映，鮮瑩不可言。則出頭轎中，喚省吾指示也。大叫一聲，不覺絕倒。路濶而轎夫幾乎躓。徐則曰：安所倩少文時畫家子，以為終身臥游具哉。蓋其癖又來也。訪山梨岡何在，北行數十步，右眺鹽山。左過鎮目寺前，益左詣岡下，有祠，即祀典所載山梨岡社者也。踰華表，有橋穹窿然，橋有屋覆，積禾其中。不可行，則躡闌干外寸許版而行。機山時禁榜，猶釘廊椽花押如鮮，入廊祠祝出候，殿甚古，形髹剝落，柱皆成蠹蛀痕，殿扉雕鏤，頗纖巧。云是武田番匠者造。蓋曩時工人食稟者，如它州稱飛驒匠也。前有木刻

獨足獸一。福祝不識爲何獸。問祠奉何神。卽大山祇也。傳云山之怪夔魍魎。豈是邪。觀機山賜其先人書。及其時有司官券二道。辭頗懇。視省吾撰劍首有倦態。迺起送出。指華表北一石。大可五六尺。而謂是郡之鎮石。歲時有事祠中。輒所徙神輿奠幣牲處。就視傍作皺紋如綿絮狀。厚纔數寸。不能識其入地深幾百千尺也。出村。候吏報兜山在左方嶺上。去予轎處里許。雲霧封不得覩其真形。蓋兜整云。更過一二小村。又屈曲行田。逕經萬力。渡遂水。一名子酉川。爲從府城北流而東而南西。循行十二位。與釜無合。但缺

戌亥不周。故名爲其國語。又有操音意。故亦名歟。行哉川乎川等邑。有七日市。三日市。則嶺南亥市類耳。至惠林寺。顛視山門。上有鐘。僧快川入定。大火聚處。謁機山像。相傳其時召工弘清者來洛。對而爲之。旣成。酷肖曼陀羅中不動明王者貌也。遂命螺其髻。跏其趺。左手操索。右手握劍。燒頭髮。調采色。色之於今。諦視。但肉法及曾膺膊。上有長毫。爲非明王耳。僧語此地爲牧莊。或號馬城。始爲源道蘊邑。世所稱二階堂。出羽入道者也。道蘊請疎石開山。笏室前心字池。卽國師遺蹟。往視。右二點爲沙土。坩所沒矣。及機山

時從正法請快川來住持。在永祿六年而封券署七年。請出觀之。其文詞極恭。量田帳籍心縫處印福祿二字。圓徑八分許。總計處精字亦圓一寸二分。益當時鄉有司所用官印皆色朱。今俗間所罕見也。又云。機山影原在小松下。世後七年始徙此。壬午之亂兵燹燼殿閣。它佛像什物皆所掠盡。唯此與所奉釋迦文拈華像。僧末宗者負謁。神祖寺迺復舊觀。又覽牧溪畫羅漢。唯存二幀。則第九第十尊者也。快川題署其背。墨瀋若新。可翁畫海島大士像亦佳筆也。又云。更入山十二三里有淨居寺。奉天王像。機山伐駿

時夢藉其力。高大夫軍鑑謂之上求寺不動尊者。訛傳也。話間畧移捧河漏麪。至。覃爲羹。皆芳潔適口。知香積之富也。辭出門南行過東方村。詣鹽山。是和歌者流所稱爲名區者。其與海相去遼遠。豈芙蓉未從地出時。潮汐所激邪。將地產鹵鹽。或如解池蜀井邪。不啻此也。州之與信連。而反隸海道者。皆疑矣。問指出磯。何則。候吏失笑。而後徐徐對曰。此石和入府城道中。可望焉。予之緣名近而謂其在此也。山門跨橋上。扁向嶽寺三字。又鐫慧光大圓禪師六字。卽機山爲拔隊奏請也。與吾府公所爲高泉請謚不差一字。

可怪堂後禪師像冷骨癯貌而有肫然懇至象目精
嵌玉炯然如射人衣上漆光如鐵可想其人數十百
年後名手造也像左袈裟一副摺疊處皆斷初看如
淡黃翻其裏紅彩隱然乎絲理年久壞也哲那環徑
三寸合筠剝其中裁而圓之膚皆向外其合縫處漆
力盡皆綻矣右有拄杖一不知何材輕甚深黑色作
皴皴狀長七尺二寸三分兩梢頗細上梢三寸七分
下梢六寸處皆作貫珠形去上梢四尺處有探水繫
棕櫚扇一拂子一扇闊七寸二分長一尺柄六寸七
分拂唯柄長八寸五分存矣東有峻翁像亦頗肖懼

殊甚其第二祖也西侍者像忘其名年二十四五許
目銳皆指角英氣覺逼人皆戴帽五山諸寺一樣形
制也從殿左至明白菴寺規榜文極陋住持僧頗似
持律比丘矜持焉者子院四十州中菴院隸者百餘
其在它州悉爲有勢力者奪取也出見古書畫開山
禪師二幅其一只無常迅速惜時不待人作二行書
印在行間其一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
息滅亦二行印在尾上大下小皆無名款字不惹塵
埃其人曾中可想省吾則指只惜二字示予似疑笠
上笠者峻翁一幅下火語也印亦上大下小在後二

行間字弱甚。畫達磨一幅。上有蜀僧道隆贊。題曰爲
朗然居士拜贊。寺僧謂其鎌府始主也。是否。又云。是
毗首羯磨畫。夫巧匠。天以筆墨代斤斲。自昔未聞。可
謂時時出神通。楊補之梅二幀。皆五寸闊。錢舜舉笑
卷雪舟雁皆佳。僧又云。昔寺藏東坡竹補之梅大幀。
爲一官人請去。其人易以它畫。因剪原幀一寸許。接
在所易畫上。以存舊物。予笑其用心勤矣哉。古銅磬
一。金山來也。僧家常用。如仰盂形者。徑一尺五寸六
分。厚六分。銅色粹美。不可言。緣邊有題署。細眎皆鋸
痕。作字不須刀鑿。讀之。淳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造。

三字作叁爲異。僧奮腕作勢而打者。一聲震山谷。不
絕半時許。遂遍覽寺境。堂後大士閣。勝和尚鎖真身
處。其西南垣內大杉樹。二郎使君藏鎧處。今移在於
曾神祠。其西無量壽佛堂。南慈氏堂。卽葬峻翁處。佛
殿西有五司寮。其南禪堂。禪師以其師像代聖僧。其
師者。所謂三光國濟禪師者也。諸堂皆華樣。如今黃
檗規制也。薄暮雨不已。辭出門。過鹽後村。涉面川。宿
勝沼驛。夜半地大震。思親之心。俄甚。十六日。衝雨東
行。路側葡萄架。采摘殆盡。蕭然似非復來路也。上柏
尾山。石磴如都下。愛宕高寺。僧誇說福原鎌府室町

世世霸王文券存。又巨勢金岡畫不動。幅廣丈二。希
 代物也。為急行故不請觀。村口有大橋橫吹川也。陰
 雨與溪流助勢喧。喧然物候之驟殊。疑取它道還也。
 至鶴瀨關吏迎謁。擇店之可宿。留一儻看裝。還出關。
 由橋前左山行一里許。有諏訪祠。始則與都道但隔
 一川。行人之語驛。豎之歌。往往相聞。衣皂白尚可辨。
 識漸行。所隔之川又隔山。其水聲漸不聞。寥宗甚。土
 人指語云。後主之棄新府東道也。鶴縣違順。迺不得
 已。將固天目山。時猶莫有是路。冒翳排薈。緣前山以
 進。鄉豪土兵處處屯結。助逆盜賊。蝨生聲勢相扇。將

校扈從士。日日滅竈。夫人侍姬徒跌荆棘中。路草為
 之色變。父老目擊其事者。傳言至今。尚為潸然。予與
 省吾不覺歔歔久之。山徑忽東忽北。足指稍稍向上。
 過水堡村。時有陟降。右沿一溪。則龍門下流也。率行
 五六里。而至景德院。雨亦小歇。山門南向。入門謁後
 主廟。後主郎君夫人影像皆新造者。太俗不可觀。僧
 麟岳圓首座將校從死者二十三人。虞氏輩十六人。
 皆牌子也。廟前有後主所踞自裁者石。二竹落其外。
 謁畢詣籌室。與住持僧語。似有道骨者。問遺墳所在。
 則云。始後主兵解時。闔州麻亂。莫有為修後事者。僧

拈橋者在廣嚴院。聞之來赴。既過七日。屍血淋漓。若
臣不辨。迺同葬一壙。卽今建廟處。以故別無窀穸所。
一二年後。神祖命伊奈熊三者。建寺奉祀。特賜
六七里地。供香火。而猶且草創。寺莫有所名之。州檄
郡符。但以田野精舍爲稱。七八年後。始得成寺云。拈
橋已順世。後住者貪暴。不作佛事。迺採伐境內竹樹。
圖貨殖爲務。則勝國遺臣來事。神祖者。皆憤甚。更
請良尊者居之。而使寺境不復隸廣嚴矣。良尊復推
其師骨山者爲祖。以故拈橋遂湮沒不傳焉。後主廟
貌。皆二三十年前所營置。而從死諸臣姓名。亦緣小

幡氏者。作牌寄送。然後可得而言也。晷已斜。則相訣
下山。路右分。似入村小徑者。予不以爲
意。沿阪更下。可百步。行且覓。走天目道。逢樵子立語。
迺識嚮者是也。反而道焉。初見石田夾徑。往往而在。
疑樵子之吾誑也。愈行愈窅。又疑其真諦語邪。更無
隻影。從誰而質之。大氏八九里間。左傍山。迺右山。稍
闢阻之。以木水左則左。擔影可鑒。左右遠近之迭代。
洗耳之聲。皆水而娛目者。無非山而後。知其不人間
地也。山間稍坦者。曰屋形平。卽典廐使君者昔居之。
皆踞坦處。憩息。雨益歇。頃之仰看。雲裂處處。見青天。

拈橋者在廣嚴院。聞之來赴。既過七日。屍血淋漓。若
臣不辨。迺同葬一壙。卽今建廟處。以故別無窀穸所。
一二年後。神祖命伊奈熊三者。建寺奉祀。特賜
六七里地。供香火。而猶且草創。寺莫有所名之。州檄
郡符。但以田野精舍爲稱。七八年後。始得成寺云。拈
橋已順世。後住者貪暴。不作佛事。迺採伐境內竹樹。
圖貨殖爲務。則勝國遺臣來事。神祖者。皆憤甚。更
請良尊者居之。而使寺境不復隸廣嚴矣。良尊復推
其師骨山者爲祖。以故拈橋遂湮沒不傳焉。後主廟
貌。皆二三十年前所營置。而從死諸臣姓名。亦緣小

幡氏者。作牌寄送。然後可得而言也。晷已斜。則相訣
行數百步。有路右分。似入村小徑者。予不以爲
意。沿阪更下。可百步。行且覓走。天目道逢樵子立語。
迺識嚮者是也。反而道焉。初見石田夾徑。往往而在。
疑樵子之吾誑也。愈行愈窅。又疑其真諦語邪。更無
隻影。從誰而質之。大氏八九里間。左傍山。迺右山。稍
闢阻之。以木水左則左。擔影可鑒。左右遠近之。迭代
洗耳之聲。皆水。而娛目者。無非山。而後知其不人間
地也。山間稍坦者。曰屋形平。卽典廐使君者昔居之。
皆踞坦處。憇息。雨益歇。頃之仰看。雲裂處處。見青天。

熱蒸倏甚。皆袒膊而行。至枕阪。相傳古時有龍伯氏之子。蹈蓬山而疲。茵芙蓉而臥。是其枕也。右瞻龍門。瀑響猛甚。但匹練之色。不懸于天。而布諸地者。豈陵谷之數。福地弗免邪。更行。見人家數四。曝椽實箔上。問何爲也。淪殺其味。作爲餌也。予憫然。丐數顆。袂之。省吾顧曰。知棲雲之非遠也。以何故。詩不云乎。白雲生處有人家。以是故也。相笑而行。果得寺門。未至十許步。路左側小亭。安地藏像。前有石。名息壤。始業海西歸。行求山水之肖天目者。至是罷甚。跌石以睡。忽開目。見一磁碗。因憶在茗源。與其師中峯約。遇天目。

輒止。遂登山。四眺。果獲勝地。出所背。中峯像。建蘭若。奉之。則今棲雲寺。土人云也。以國言。磁碗爲天目。而傳益以空海三鈷事。世俗所傳語。率此類耳。山門曰對嶽閣。影堂曰傳燈菴。有所背來中峯像。豐胖。覺有智福相。哲那環作六角。記鹽山拔隊像。衣上者亦爾。則其時尚之也。右有業海像。亦豐而少骨。目視望羊。然俱較諸鹽山諸師者。精彩若在雁行。爲其不嵌睛。玉故也。凡百工巧。中華爲精。是獨不然者。豈物各有所長邪。抑唐代之遺。施之吾東方也。入方丈。啜苦茗。喚僧語曰。機山七世祖明菴使君造是寺。山原名木。

賊山入更深。有使君養病處。寺罹壬午之災。其所爲興復者。莫有大有力戮助。而陋樸如所見矣。封租四十八貫。今而厘厘乎四石二斗云。訊所謂十境者。出業海及使君歌詩一版。相示。愬其字畫漫漶。予慨然誓捐貲重新之。僧合掌曰。多少福田。予曰。是不爲福田。亦不爲名高。僧惘然。其十境者。雷鬪峽。山神廟。飛猿嶺。梵音洞。金剛窟。忿怒巖。天目井。并龍門對岳。傳燈爲十。索其處。僧指寺西長嶺。如屏障。然見百千王孫相負。攜壘壘乎垂樹枝間。熙也。問其它六者。則云路甚遠。且荆棘鈎衣。不可行矣。予及省吾強之。迺云。

無可觀。色頗憚然。向行童喃喃不休。若將喚寺戶來。芟路者狀。慮其妨農收也。意廢而止。僧則云。影堂前大樹。每夏夜。有三寶鳥來鳴。又有神燈來往富嶽。夕納涼人多見之。又大風或失火。必聖僧現瑞種種絮話。似爲十境補興者。頗厭之。卽出。始上山時。得一聯云。礙鞋冷石如畱我。植杖白雲來媚人。及還賡成。覺歸興之轉佳也。寧僧之敗興。俾境之無僧者。頓覺勝。未暮。至所擇宿。鶴瀨人家宿。家雖隘。而主人頗能話話及天日事。主人失驚云。何得無它。問之。則山中故嘗有木客。善撩人。迺悟嚮者僧憚爲導。爲是故也。

賊山入更深。有使君養病處。寺罹壬午之災。其所爲興復者。莫有大有力戮助。而陋樸如所見矣。封租四十八貫。今而塵塵乎四石二斗云。訊所謂十境者。出業海及使君歌詩一版。相示。愬其字畫漫漶。予慨然誓捐貲重新之。僧合掌曰。多少福田。予曰。是不爲福田。亦不爲名高。僧惘然。其十境者。雷鬪峽。山神廟。飛猿嶺。梵音洞。金剛窟。忿怒巖。天目井。并龍門對岳。傳燈爲十。索其處。僧指寺西長嶺。如屏障。然見百千王孫相負。攜壘壘。平垂樹枝間。熙也。問其它六者。則云路甚遠。且荆棘鈎衣。不可行矣。予及省吾強之。迺云。

無可觀。色頗憚然。向行童喃喃不休。若將喚寺戶來。芟路者狀。慮其妨農收也。意廢而止。僧則云。影堂前大樹。每夏夜。有三寶鳥來鳴。又有神燈來往富嶽。夕納涼人多見之。又大風或失火。必聖僧現瑞。種種絮話。似爲十境補興者。頗厭之。卽出。始上山時。得一聯云。礙鞋冷石如畱我。植杖白雲來媚人。及還賡成。覺歸興之轉佳也。寧僧之敗興。俾境之無僧者。頓覺勝。擇宿鶴瀨人家宿。家雖隘。而主人頗能話。話及天日事。主人失驚云。何得無它。問之。則山中故嘗有木客。善撩人。迺悟嚮者僧憚爲導。爲是故也。

嗚呼。俾我不得窮苕源之奇者。僧慈悲心也。夫木客善吟詩。豈必畏人哉。雖曰畏人。亦何怨吾儕。是則可謂過慮矣。且聞山與在浙者。駢其奇絕。而千載廖廖。不施譽於翰墨間。曼曼乎淨老十首。寧足攄其烟霞之趣。使山靈木客作詡詡面孔向世人哉。雖然。不啻吾一子者。無山緣焉。迺山之無詩緣也。亦其護拙。忌吾一子者也。又問勝國間事。今景德院門前處。其時有一二人家。後主之走至此。追者既逼。則納夫人。衆姬妾一民家。其人名清右。其子孫見在。尚語其時事。時會積茅于庭場。命搬以擁塞其門口。呼一炬火之。

侍女輩或有走出者。皆砍投諸燄烟中。南牟聲與哭泣俱聞。後主曰。今而心頭無罣碍。其烈可知。迺覓地稍高者。得今構廟處。出寶甲盾無者。衣郎君。土屋宗藏爲之師。顛沛間其執禮不苟者。如是。後主則提偃月刀。欲出奮戰。宗藏諫曰。主君則新羅二郎。宗統所在。承二十八世社稷之重。上天之不弔。一旦運移。業已至是。而豈可放匹夫之勇。授首奴子輩哉。後主抑憤解甲。端坐石上。使宗藏奉刃取終。或云。使小原丹後也。從行將校。皆耦互刺以死。最後宗藏及僧麟岳在岳。謂刃之土方其運刃自屠。力或不足。欲死而

不能呼吸綫存是豈不大不可欲事哉僧則亡害也
迺使宗藏先審跡其克襄事而後岳以口伏刀鋒貫
其背死世謂後主殞於攢戟下者傳聞之誤也予始
拜後主影像猶如不拜然至是不勝悚然
夜蓐食迺發上篠籠半嶺天稍稍明深谷底人家雞
聲遙聞山豈比岱山之宗哉雖然意渴日觀之勝甚
使從者推轎而上及至巔遠黛中往往逗紅濃淡相
暈覺群山之豔於來時獨憾小佛蔽虧不得眺其虹
旌澤旗後前導擁之繽紛鎔金之在冶其大幾十餘
丈也興之與歸思相壯步而走飛而下嶺至麓顧仰

之省吾尚在山腹喘吁吁然經黑堡初雁花崎諸站
歇于猿橋予囊中喪嚮所丐杼實甚索之不得省吾
笑曰未聞公之爲狙公杼實遂何用曰嘻方我之在
南豫章夫譴未霽親親及諸所知識厚祿者無半字
相問是以日夜奔走窮山谷間與牧豎耕夫伍備嘗
稼穡之所艱難十數年間其所餬口四方者大氏盤
中堆盛藜藿芥藻荒歲則草根樹皮居其大半糝以
半掬許菽麥其所貢公上香稻白粳悉皆眼飽而口
未熟一霈大恩來所事之主雖有大小朝廷之分
合而計之可得六七百石米其所下箸雖未能繪五

不能呼吸。綫存是豈不大不可欲事哉。僧則
迺使宗藏先審跡其克襄事。而後岳以口伏
其背死。世謂後主殞於攢戟下者。傳聞之
拜後主影像。猶如不拜。然至是不勝悚然。十七日
夜。蓐食迺發。上篋籠半嶺。天稍稍明。深谷底人家雞
聲遙聞。山豈比岱山之崇哉。雖然意渴日觀之勝甚
使從者推轎而上。及至巔遠黛中。往往逗紅濃。淡相
暈。覺群山之豔於來時。獨憾小佛蔽虧。不得眺其虹
旌澤旗。後前導擁之繽紛。鎔金之在冶。其大幾十餘
丈也。興之與歸。思相壯步而走。飛而下嶺。至麓顧仰

之省。吾尚在山腹喘吁吁。然經黑堡初雁花崎諸站
歇于猿橋。予囊中喪嚮所丐杼實甚索。之不得。省吾
笑曰。未聞公之爲狙公。杼實遂何用。曰。嘻。方我之在
南豫章。夫譴未霽。親親及諸所知識厚祿者。無半字
相問。是以日夜奔走窮山谷間。與牧豎耕夫伍。備嘗
稼穡之所艱難。十數年間。其所餬口四方者。大氏盤
中堆盛藜藿。芥藻荒歲。則草根樹皮居其大半。糝以
半掬許。菽麥其所貢。公上香稻白粳。悉皆眼飽而口
未熟一霈。大恩來所事之主。雖有大小朝廷之分。
合而計之。可得六七百石米。其所下箸。雖未能鱠五

侯之所贈遺如樓氏之子而亦不至借九詐非以諱其窶也。况此行軺車之所經鄉有司戒前郵丞里正扶服道左遇者下馬言者鞠躬如遂忘昔吾自以固有之也。及覩其人狙同糧者爽然自失忽復悟前身矣。因思不啻我也。其生長東都以老死恩澤中者則前身皆隔生哉。故我懇丐四五還都後將以饋吾黨。紈袴之子俾其獲所謂宿命通者是豈非四五善知識邪。善知識而失之是豈不可求之太急邪。足下何以笑諸。則省吾唯唯腹笑其迂也。逆旅主人不知何人。年方冠介予所從慊乞留詩奇之甚。需燈心帑展。

而書途中一二首。又作五奇界之經鳥澤。至狗目驛。蓋驛戶自非綰海內之孔道。巡述所皆繇冠蓋相望。蜚騎塵鷲若東海一路者。則其所朝夕資家口必旁資耕穡。用供公上之需也。况自有東都來幾十百年。峽之成藩寔昉今日。而就封之命未下。國臣挈內屬于州者。或鮮矣。是乃本道之馬。豈能昧爽裝鞍立槽。終日仰秣。以竢寥寥之人影邪。毋怪其客至而喚馬于田之遲緩也。要之非驛戶之資耕。而耕夫之供驛者。則亦其心厭驛之妨耕者已。以故吾發府城後。欠伸之聲必發于驛。天目之游已竣。思家之心如火斯。

急而其身雖在轎中乎。有馱包焉。有罷僕焉。不克棄而獨前。愈益不堪。驛夫之若將終日于是也。於是轎夫放轎。驛側者久之。予偷出轎獨行。而省吾及從者不知也。行蓋三四百步許。陟一丘而竦。而皆不至。翹首以望林杪之間。亦不見號槍之尖。四顧皆青山。與益佳。慨然又謂寧且行矣。此至堡尾。道直如髮。獨行不岐。迷是何假嚮道者哉。渠其卽轎之輕而識吾之不在。卽吾之不在而直追以及之焉耳乎。山谷間雖狐狸長兒孫處。是何干茂卿事。更有狼與封豕乎。峽中是物。故嘗不害于人。景德寺僧云乎。爾也。愈益前

行不顧矣。時豁秋望。烟凝山紫。夕陽之借色。霞霞之借色。紅樹而紅。樹之經幾霜。于來時。其色之與歸心益深也。日以娛乎。足留心以感也。步急翁嫗在穫。婦子戴餉田。皆路左右夾之。行語相答。侶伴處處有之也。黃雲多捲稻禾之大。訊之年豐。故歷堡尾至鶴川。後顧尚杳然。迺踞驛人家門傍石。丐火吸烟。一二管。忽聞人語。驩然者。卽諸人後至也。眎之喘且汗。相笑偕宿于上野原。十八日。始自予在藩邸中。與省吾雅相善。予今年四十一。省吾二十九。而顏色老矣。然予多病善臥。其於所噉食。頗不及省吾。性亦嬾甚。又有

子房疾行則鴻雁步不能致遠。省吾則幼學擊劍甚口使氣忼慨舉止甚急促。故予或有粥飯僧之誚。而省吾不免名在儒俠間也。素常每相見輒必善謔。紛然競相誇其健壯。以鬪其歲云。及在此行。涉歷峻危。予業已性良。蓐食且便山行。故省吾每爲所羸。不能莫所憤怪。至是日以將踰小佛嶺。中夜起治食。凡醬豉。峽中所造。極臭惡。味不佳。爲其止。幽菽不劑。麴蘖且貫索懸之。屋頗帶塵煤。故也會行厨中者。竭之以取給。店主人是以予亦不復能健蓐食。而省吾暗喜甚。已出驛而過關野。美稻等處。右眄湘水上。烟霧蒙

蒙然。皆云近冬水方冽也。稍稍至小佛嶺。技癢復發。不得忍。則下轎而徒。省吾偃偻抱持馬背。以下險。其尻時時高如野雀之啄。衆皆危之。不聽。可下嶺二分之一。予已飢憊。欲上轎。則仰面視羊腸上。省吾儼然據鞍以臨之。恐其望見而嗤笑之也。急取翳蓋處。喚轎而上之。而省吾迺謂前去久不見影矣。盡下嶺。竊已下轎。踞路旁巖崖上。故爲飛走下嶺者相迎。而笑不已。省吾以爲信然。猶尚左支右吾。陽誇不屈。久之。從行者鼻間微有若匿笑者態。省吾迺悟。驩呼云。果然果然。遂一行。閔然聲聞里許。蓋本月初七發東都。

以至今日。凡一十有二日。省吾唯是時為最得意云。
 駒城嶺下中火。而宿府中驛。井水會竭。而從者皆不
 得洗浴。然皆困極。卧輒熟寐。十九日。日晏迺起。皆狼
 狽治裝。輒發。午時抵藩邸。反命。藩主欣然慰勞之。且
 賜以一絕。曰。明時為客總無惡。惹得風流使者名。自
 此予家蓄風流使者印云。

徂來集卷之十五



